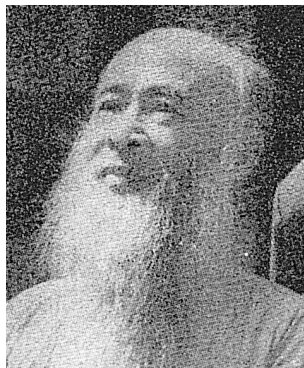


張大千傳

(五一)

——大千光



／王家誠

張大千愛上美國加州蒙特瑞半島寧靜的小城卡密爾，是民國五十六年夏天的事。在舊金山史丹福大學的演講和畫展停留了兩個月，使他彷彿溶進了風景幽美，四季如秋の世外桃源。其時八德園被巴西政府徵收興建水庫早成定局，園區沉入水底只在早晚之間。因此到了五十七年夏天，他就買下了一座普通小小的花園宅院，命名「可以居」。

可以居花木扶疏，但和八德園相較，無異小巫見大巫，有長達一年期間，他除了旅行台、日、紐約等地，便分別在八德園、可以居兩地居住。

五十七年農曆十月，由於糖尿病、勞累及好吃油膩，眼病有日益惡化趨勢，甚至難以動筆。十月底先到紐約再轉往波士頓檢查眼睛，同時也安排在美國幾場畫展事宜。大千夫婦和孫女綿綿三人不幸在美國感染到「亞洲傷寒」，回

到八德園後，大千又摔傷了腿，趕緊到可以居療養。

所幸漸可揮灑，作〈竹石魚鳥〉以遣悶：

「戊申嘉平月，可以居病起，弄筆爲快，蓬蓬勃勃，略無衰瑟之態，爲可自慰也。爰翁。」（註一）

大千夢中有时也在作詩，醒後有的記得，有的忘得一乾二淨，大呼可惜，記得的就吟給友人聽：

「春色撩人已十分，桃花亂落絮紛紛，黃鶯深坐啼聲閉，知有深閨不願聞。」——夢中得句（註二）

民國五十八年年初，爲了視力越來越模糊，大千前往紐約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名醫徹底診治。

據紐約友人張孟休所記，那時大千左眼因白內障，看東西好像隔著一層毛玻璃似的模糊不清，據說要等二年後才

有新藥醫治。右眼的視網膜上微血管有五十七個小缺口，決定先治好右眼再說。醫師推介當時新發明的雷射光療法；有人稱它為「激光」法。醫師知道大千是國際知名的畫家，笑說治癒後可以把它定名為「大千光」療法。並說視力可以恢復得如常人一般。

只若眼睛治好，花錢他並不心疼，心疼的是住病房的花費，小小的一間，每日九十八美元。

這年端節過後，保羅到了紐約，為孟休夫婦帶來一幅大千新作〈潑彩青綠雪景〉，顯得他的眼力已小有進步；保羅告訴孟休，雖然手術後數月已能作畫，但有時執筆寫信，不但寫出了信紙，寫到畫案上也不知道。這時期，也有不少謠傳，說大千已經失明；不過「大千光」法，使他右眼近於失明也是事實。

兩年後，他的右眼即使戴上玻璃瓶底般厚的眼鏡，也只能看到很近的地方，他向陶鵬飛抱怨，也許醫生的理論是對的，但不該沒證實效果前，便拿他作第一個實驗品。

民國六十年二月十四日，他在信中告訴友人侯碧漪：

「……自疾為西人所誤，自前年施用光度治療，不惟不見效，反而有失明之虞，筆硯幾廢，以生事為累，又不得拈毫濡墨。今茲所作模糊影響，不復用

眼，昔人所稱，『得心應手』，聊用自慰。」（註二）

六十五年元月他對到訪的中央日報記者胡有瑞說得更明白：

「都是讓那位醫生用所謂大千光毀掉的，有人要我去告這位醫生，想想，算了，告了眼睛的視力也回不來。」

由此可見「大千光」對他後遺的影響多麼深遠。不過其後大千雖然只有左眼可用，免於全盲，由於前引給侯碧漪信中用的「得心應手」典故，反而造成傳述一時的印壇佳話。

大千好友臺靜農和王壯為，各為他刻了方〈得心應手〉閒章。壯為印中，心字在布局上稍偏右，有人看了便說：

「大千繪畫，筆下自有分寸，所以這印章上的『心』有點偏的。」

這話的另層意義是，大千手術後由於目力不濟，有人未求而得大千贈詩贈畫，有人屢乞不得，致某些人閒言閒語的說大千偏心。民國六十四、五年間，大千廣交菊壇名伶，他為欣賞的名伶畫戲服、繪戰袍、設計簪飾……以至傳言紛紛，指其偏心，甚至說他目盲為推托之辭，欺人之談。遂以壯為刻的閒章，藉題發揮。

壯為是位謙謙君子，聞言趕緊作書向大千解釋：章中心字稍偏，並非杜撰，乃本於「散氏盤」篆法，絕無嘲弄

之意。大千對這件事，非但不怪，幽默感油然而生，賦詩爲報：

「少日曾探散氏盤，一行行字似風幡，幡風不動緣心動，識得心源是道源。」

壯爲刀下不留情，謂我於人有重輕，隔是菟枯憑說聽，幸然未向左邊傾。」（註四）

王、臺二氏除〈得心應手〉印外，王壯爲所刻〈一目了然〉、曾紹杰的〈一隻眼〉和〈獨具隻眼〉，既風趣又流露出朋友間的親切與關懷，對大千而言，也伴有一絲老病纏身的悲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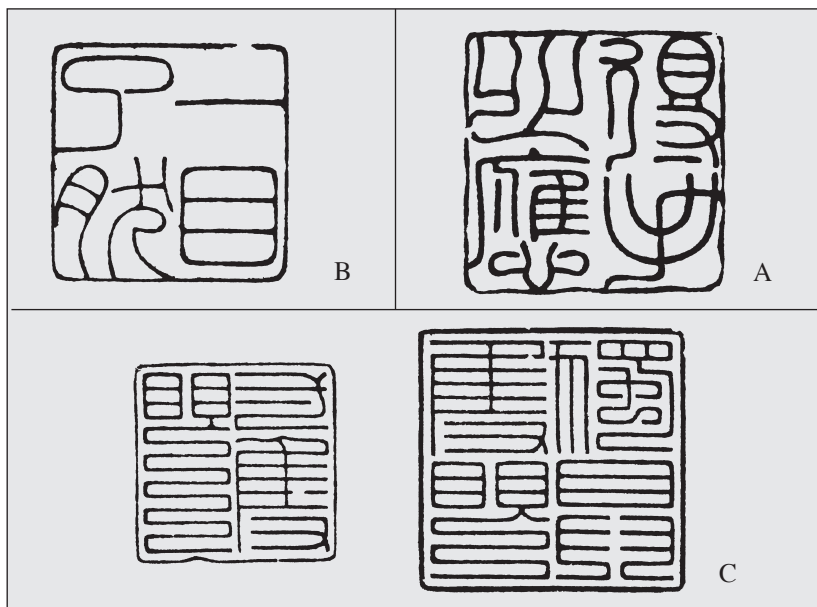
對於壯爲〈得心應手〉「偏心」的傳聞，也許真有幾分顧忌，大千在民國五十九到六十三、四年的書畫，屢見鈐有靜農〈得心應手〉印、曾紹杰的〈一目了然〉等印，和壯爲所贈其他閒章，獨少「偏心」一印，也未見於大千幾份印選，以及逝世後由大風堂捐贈故宮，出版成的印輯之中（圖一）

△ △ △ △ △

年初，右眼施行雷射光療後，張大千於家人陪伴下，在舊金山旅店住約一個多月；就近請醫師照顧。連一向最重視的農曆新年，也與家人、親友在此度過，直到元宵節前才返回卡密爾的故居。

其間使他感到欣慰的，是梅派名票呂舜華偕新婚夫婿到訪。

舜華（冰清）跟大千友人在炎學畫竹，擅演國劇〈霸王別姬〉中的深夜舞劍，是位多才多藝的女子。民國五十二年春，大千在星洲展畫，欣賞她的演藝



圖一 A 臺靜農刻〈得心應手〉印，B 王壯爲刻〈一目了然〉印，C 曾紹杰刻〈一隻眼〉和〈獨具隻眼〉印。

之後，曾賦〈癸卯春贈冰清〉一絕：

「亦是溫厚亦是豪，亦從遊戲見風標；看君罷舞雌雄劍，餘興猶橫金錯刀。」（註五）

想不到一別六年，她到舊金山旅邸省視這位療養中的藝壇前輩，欣喜之餘，大千拈筆賦詩二首相贈。知道她在舊金山登臺獻藝，大千邀在卡密爾的女弟子林慰君與張府全家同往觀賞（註六）。

五十八年元宵節，大千回到一別兩個多月的可以居，園中杏花已經盛放，久雨初晴的景物，顯得格外清新。想到

動過激光治療以來，世界各地友人無不關懷，張學良更遣女兒女婿，頻頻探視，遂拈筆作淺絳山水一幅，遠峰下面，像水浪又像捲雲，中景村落樹木井然有序，近處則是雜草叢生的水澤。全幅筆墨略感粗重，想是和視力不無關係。

款書：

「久雨初晴，小病方起，閒步園中，風日爽朗，牆角杏花盛開，神爲之王，欣然滌硯，竟一日之功寫此，寄上漢卿我兄，以代尺書報平安也。大千弟爰，己酉上元克米爾可以居。」（圖二）



圖二 民國五十九年元宵節大千畫贈張學良的〈久雨初晴圖〉

同日，大千又以久別歸園的興奮心情，作〈松陰高士〉贈與友人。大千對於花木的愛好，可謂至老不衰，病起返家尚未停歇，就由牆角的杏花聯想到侯北人所居加州洛城的杏花。洛城原為杏圃，到了春天，緋紅粉白，開遍全城，清香撲鼻，彷彿仙境，雨中賞花，更有國內煙雨江南的風味。正在想時，好像有靈犀相通一般，畫家侯北人夫婦電話相邀，請他在返回八德園的前夕，驅車洛城，飽覽杏花煙雨的美景。不過他贈給侯北人夫婦的〈杏花春雨圖〉，是回到八德園才動筆，題詩：

「一片紅霞爛不收，雲霞芳雨弄春柔。山村水店江南夢，勾起行人作許愁。」（註七）

四月間，好友黃君璧到訪八德園，可算是稀客。抗戰期間，大千、目寒和君璧偕遊嘉陵江，民國四十四年，與心畬、君璧、莊慕陵幾位老友邂逅東京，偕遊日本勝景……種種賞心樂事，湧上心頭。黃君璧在台灣師範大學藝術系擔任系主任外，又定期到士林官邸授蔣夫人宋美齡國畫，並在宿舍教授私人學生，因此鮮少遠遊，更不要說到「蠻荒地帶」的八德園作客。此行的目的，則是應南非開普敦博物館之邀，前往開畫展，有宣揚文化、敦睦邦誼和旅行寫生的多重目標。數日歡聚之後，便依依惜

別，約定台北相會。其後有人以君璧此行所作〈非洲大瀑布〉（維多利亞瀑布）請大千題跋，也使他頗有感慨：

「夷蔡蠻荒詫陸離，如椽大筆出淋漓，要知故國河山壯，歸寫龍門砥柱奇。」（註八）

大千五十八年春末夏初返台前，道經日本，似乎專為製牛毫筆而去，他在東京玉川堂訂製的牛毫筆，書家李超哉認為十分精良，是世上稀有的珍品。筆桿上鐫「藝壇主盟」四個字，下刻小字兩行：

「己酉四月玉川堂特製，恭介大千居士七十大慶。」字跡挺秀，刻工精微。

他此時返台，給生日和他一天之差的盟弟張目寒的生日禮物，是他滿七十歲的〈七十自畫像〉。題著「白首偕老」的慨嘆：

「阿兄七十新聞一，阿弟今朝亦古稀。各保閑身圖強健，真成際勝步如飛。」（同註八）

農曆四月初六，又以〈黃山前後澗圖〉長卷為目寒壽。

這幅被譽為足與壽張群八十生日〈萬里長江圖〉相媲美的長卷，由張群題端，大千先後題款三次，題詩二十首，另附善子詩二首。其流轉過程，極富戲劇性，突顯朋友間異常深厚的情義。

五十八年農曆四月初六，大千初題二詩，首即題贈目寒那幅〈七十自畫像〉的詩，第二首表達有生之年相偕重登黃山的願望。同年農曆七月，在八德園二題，補書民國二十年暮春大千、善子兄弟與門生子侄同登黃山，描寫沿途和黃山勝景詩十八首，附錄善子〈黃山雲松〉、〈黑虎圖〉題詩二首。

目寒收到大千厚禮之後，喜出望外，慎重珍藏。不幸日寒晚年中風，長期臥病，醫藥花費無數，大千按月寄款支應。橫濱僑領也是大千作品重要藏家李海天，感於大千經濟拮据中所表現的手足般情義，自動要接替大千支助目寒醫藥費。

海天在大千百年紀念畫展序文中回憶：

「目寒夫人起初並不知情，後來她知道後，遂請托大千先生將黃山卷轉贈給我，作為答謝，我雖再三辭受，但大千含淚展卷，向我說明他已在圖後題識表心，千萬要我收下。」（註九）

目寒卒於六十八年二月下旬，海天文中的「題識表心」，就是大千於民國六十八年十月廿八日，以八十一歲高齡所書的第三次題款：

「海天仁兄、延信夫人以予從弟目寒臥病三年，慨然以重金相贈為藥餌之需，家人銘感，無以為報，謹以此卷為

獻，以誌高情盛德，非敢云報也。」

大千此卷原為祝目寒七十壽，十年後轉贈此卷時，剛巧正值海天七十壽，卷尾加上其後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千餘言的長跋，使高約尺半的詩、書、畫三絕卷總長達四丈六、七之巨（註十）

六月十二日，台大總教官陳國興在女婿介紹陪同下，到大千下榻的國賓飯店十一樓訪晤，勾起了大千偕雯波、心沛倉惶逃難的回憶。

三十八年十二月上旬，強風細雨吹打擁擠在新津機場的逃難人群。不遠的成都市四郊，槍炮聲不絕於耳，人群中傳播著叛軍和共軍隨時可能攻佔機場的耳語，眼見撤退軍、政人員前往海南島和台灣的飛機一架架起飛，卻仍舊輪不到登機，大千心急如焚得幾近絕望。

饑渴交加之際，有位等待撤退的國防部中校參謀陳國興，見大千長鬚飄飛，帶著沉重的一堆國畫卷軸，一問知道是馳名的畫家，所搶救的是冒險臨摹的敦煌壁畫，自動為他們找來水果、飲水，並在困難情況下協助大千登機，於十二月六日飛往台灣。

直到這一年暮春，陳氏才從謝家孝《張大千的世界》和友人處得到八德園的地址，乃寄信敘往。大千七十一歲生日那天，目疾稍穩，為作〈松石幽居〉一幅，上題：

「己酉病起，風日晴美，逸興颯然，遂成此（松石幽居），以寄國興仁兄，即請法教，大千張爰摩詰山園。」（註十一）

端節前夕，大千夫婦由台灣飛返巴西，見孟休來信，提及去年紐約大雪的事，故於盛夏時節作前述〈潑彩青綠雪景〉為贈，據孟休回憶，不知大千此時是視力不濟或長途旅行疲累，題款中把「去年紐約雪深十四寸」，誤寫成「去秋紐約雪深十四尺」，如此一來，紐約「秋雪」已屬反常，「雪深十四尺」不僅如孟休信中說的「為數十年來所未有」，恐怕數百年也難得一見吧（註十二）！

二十多天後的農曆六月初，大千揮灑成的〈潑彩青綠山水〉，布局、造境，頗為精彩。

長方形的畫幅中間，一大片青綠潑灑出來的懸崖峭壁，頂上山凹之處，似有若無地露出三、五人家。右側邊緣僅題：「己酉六月初吉，張爰皤」數字，距款數寸之隔的崖邊一條留白的飛瀑，直落山腳，折成山溪。

左邊青綠懸崖的側後方，是淡墨染成的峭壁、棧道及另一重灰濛濛的遠峰，幾叢蒼松，上下點綴出筆墨之外的桃源。（圖三）

秋天，由於摩詰山水庫動工日漸逼近，十餘年心力，一手興建的八德園，

無論多麼難捨難離，也得早作搬遷的打算，園中動物；尤其那些長臂猿和繁殖迅速的聖伯納犬，勢須早作安置。聖保羅動物園，對瑞士買的聖伯納犬和長臂猿十分歡迎，他以前捐贈動物園的長臂猿，有些不僅是動物園中的稀客，更成為巴西家喻戶曉的電視明星。



圖三 大千五十八年六月作〈潑彩青綠山水〉

他讓子女和工作人員，暫留八德園中，獨帶保羅及其妻女，遷往卡密爾的「可以居」，以便就近物色更理想而寬闊的新天地。

冬天，大千再次前往紐約，檢查眼睛及聯絡畫展，爲了重建家園，加以因郭有守棄職，失去了主要的歐洲園地，他需要在美國藝壇開疆闢土。只是人在紐約，心繫卡密爾，他在〈紐約函詢克彌爾家人〉詩中寫：

「可有人來問病翁？可無音訊杳飛鴻？連宵大月涼如水，掛在門前第幾

松？」（註十三）

△ △ △ △ △

民國五十九年二月六日，是農曆庚戌年的元旦。大千在己酉臘月就畫了幅〈有聖伯納犬的自畫像〉，鬚髮皆皓手捧畫卷的大千立像，身旁跟著一隻白色有黃黑花的巨犬；這就是要贈給動物園的瑞士救生犬。於心沛和夫婿李先覺過園拜年時，重題以贈（圖四）。

年後，他的長袍身影，又飄擺在卡密爾街頭和松蔭、花園之間。

自少就是戲迷的大千，在大陸時



圖四 張大千送給子婿李先覺的新春賀禮——〈有聖伯納犬的自畫像〉

期，結交的多是成都、上海和南、北兩京的川劇及京劇名角、名票。其後又和多位梨園舊友，在港、九邂逅。而這年的一春一夏，他和多位台灣戲劇界的名流在海外、台灣結下不解之緣。

對梨園友人，他欣賞他們在劇藝的表現外，有些在愛國情操和風骨方面，更令他欽佩。

如梅蘭芳，日據時期，斷然告別舞臺，留鬚明志。直到抗戰勝利，才在上海復出。

余叔岩的傳人孟小冬，大千每到香港，都為她畫像，或贈詩贈畫。據說某日有強徒闖入她的寓所，意圖挾持她回歸大陸，恫嚇、糾纏了一天多，小冬嚴辭拒斥，毫不屈服。強徒改採利誘，願以百萬港幣為壽，表示只求為她錄音錄影；小冬仍不為所動。

「是邦危，不可以居矣。」小冬唯恐再有類似的騷擾，因而離開避居多年的香港，遷居台灣（註十三）（圖五）。

舊曆年後，台灣某劇團在舊金山公演一個多月，此際在舊金山療養的大千，幾乎到場前往聆賞。吳兆南（宗炎）的丑角和相聲，大千聞名已久，這次看他演出，並聆聽兆南送他的錄音帶，把他視為解憂的萱草。

此外，他不僅欣賞名鬚生李金棠的

演出，其後又一再觀賞李金棠和劉瑛合演的〈武家坡〉。

劇團臨行之際，大千頗感不捨，除書聯給吳兆南，另以〈萱石〉一幅相贈，上題：



圖五 張大千會見他心目中威武不屈的孟小冬。

「塵世難逢開口笑，君如萱草解忘憂。……」後識：

「宗炎仁兄以所說相聲錄音見贈，時予方病，家人放聽，沉疴若失，神爲之往。」

春末大千返台，又贈一聯，附識：

「宗炎仁兄於金山上演〈翠屏山〉吵架一段，滑稽突梯不減王長林、蕭長華諸名宿……庚戌三月二十五日大千居士爰，時目障方甚。」（註十五）

〈王佐斷臂說書〉，是李金棠這次在舊金山的演出。大千送他一幅〈李白行吟圖〉，另贈一聯：

「猶唱聞元太平曲，同是天涯淪落人。」後識：

「金棠兄相晤海外，把臂欣然，得聆雅奏，尤爲傾佩，時予方病目，勉爲楹聯留念。」（同註十五）

文註：

- 一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一四六。
- 二、《環碧庵瑣談》詩詞篇。
- 三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四。
- 四、《環碧庵瑣談》頁四四六〈張大千在台灣〉沈韋窗撰。
- 五、《環碧庵瑣談》詩詞篇。
- 六、《環碧庵瑣談》詩詞篇〈贈呂舜華一首〉附註。

七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六八。

八、《張大千詩文集》卷三頁一六六。

九、《張大千的世界》冊首〈五百年來一大千〉，李海天撰。

十、《黃山前後游圖》長卷見《張大千的世界》圖九三。

十一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一四七、

《張大千紀念冊》頁二八五〈國畫大師張大千從大陸歷劫脫險歸來〉，陳國興撰。

十二、大千原題見《張大千詩文集》卷三頁一六九。孟休引錄大千題畫見《傳記文學》卷四六期五頁一二二〈大千先生兩週年祭〉（續完）。

十三、《張大千詩文集》卷二頁一七〇。

十四、《張大千詩文集》卷五頁十四〈輓孟小冬〉。

十五、贈吳兆南〈蒼石〉及對聯見《環碧庵瑣談》頁〈大千居士近作題記〉，張目寒撰。

圖註：

圖一、四方閒章分採自《大風堂遺贈印輯》和《張大千先生手寫詩冊》。

圖二、《張大千書畫集》冊六圖四四。

圖三、《張大千書畫集》冊七圖五三。

圖四、《無人無我無古無今——張大千畫作加拿大首展》圖四一。

圖五、《張大千先生紀念冊》冊首。

